

黨殺人德輝悉捕誅之令行禁止然事多不白中書由是忤平
章王文統意去位三年文統以反誅德輝遂起為山西宣慰使
權勢之家籍民為奴者咸按而免之復業近千人及為太原路
總管世祖以蝗旱為憂命德輝錄囚山西河東行至懷仁民有
魏氏發得木偶持告其妻挾左道為厭勝謀不利於己移數獄
詞皆具德輝察其寃知其有愛妻疑妾所為將搆陷其妻也召
妾鞠之不移時而服遂杖其夫而論妾以死

張雄飛爭辯元史

張雄飛字鵬舉世祖時遷同知京兆總管府事宗室公主有家
奴逃渭南民間為贅壻主適過臨潼識之捕其奴與妻及妻之
父母皆械繫之盡沒其家賞雄飛與主爭辨辭色俱厲主不得
已以奴妻及妻之父母家贖還之惟挾其奴以去

烏古孫澤掩骨元史

烏古孫澤字潤甫世祖時授興化路行總管府事民歌舞迎候
于道曰是吾民復生之父母也喜極而繼以泣郡新殘于兵白
骨在野首下令掩埋之又衣食其流離之民有棄子于道者置
慈幼曹籍而撫育之

謝仲溫出金與民贖子元史

謝仲溫字均玉略涉書史世祖時命備宿衛城上都為工部董
其役已未大軍圍鄂令督諸將時守江軍士乏食仲溫教之罾
魚以充其食帝喜謂侍臣曰朕思不及此飲以駝乳他日不忘
汝也一夕帝聞敵軍譟命警備仲溫奉繩床帝憑其肩以行
至旦不能寐遷順德路總管時方用兵江淮有寡婦鬻子以償
轉輸之直仲溫出俸金贖還之

別的因治虎元史

別的因身長七尺餘肩豐多力善刀舞尤精騎射士卒咸畏服之世祖即位委任尤專至元間為壽州二州屯田府達魯花赤時二州地多荒蕪有虎食民妻其夫來告別的因默然良久曰此易治耳迺立檻設機縛羔羊檻中以誘虎夜半虎果至機發虎墮檻中因取射之虎遂死自是虎害頓息

趙炳繩橫暴安秦民元史

趙炳字彥明世祖至元初改樞密院斷事官濟南妖民作亂賜金虎符加昭勇大將軍濟南路總管炳至止罪首惡餘黨解散歲凶發廩賑民而後以聞朝廷不之罪也遷遼東提刑按察使遼東聞其來豪猾屏跡至元九年而念關中重地風俗強悍思得剛鯁舊臣以臨之授炳京兆路總管兼府尹皇子安西王開

府於秦詔治宮室悉聽炳裁製王府中卒橫暴民者即建白繩以法王命之曰後有犯者勿復啓請若自處之自是豪猾斂戢秦民以安

奧敦希愷革弊元史

奧敦希愷世祖時襲父保和真定路勸農事皇太后錫以錦服曰無墜汝世業郡縣有水旱必力請蠲租調民賴之南征時置軍儲倉于汴衛歲輸河北諸路粟以實之分冬月三限失終限者死吏徵斂舞法民甚苦之希愷知其弊煩苛而民不擾尋以勸農使兼知冀州希愷至為束約健訟之俗為變蒙古軍取民田牧久不歸希愷悉奪歸之軍無怨言

陳天祥縱囚元史

陳天祥字吉甫世祖權知壽昌府事授囚二百餘人為亂者聞

官軍至依險而自保天祥以衆寡不敵非可以力服乃遣諭其徒使各歸田里惟生擒其長毛遇順周斬于鄂州市得金二百兩詢知為鄂州賈人之物召而還之黨王宗一等十三人繼亦就擒以冬至日放令還家約三日悉歸獄皆如期而至白宣慰司盡縱之由是無復叛者百姓為立生祠

陳思濟釋囚元史

陳思濟世祖至元中知沁州為政簡要不務苛察遷同知紹興路總管府事承檄讞獄桐廬有囚羸瘠將死縱遣還家候期來決囚拜請曰聞公名久矣若不早決恐終不可保為閱其案而釋之轉同知兩浙都轉運司事胥吏侵漁民困于賦役悉蠲除之

崔斌治卒元史

崔斌世祖至元四年出守東平五年大兵南征道壽張卒有撤民席投其赤子於地以死許於斌斌馳謂主將曰未至敵境而先殺吾民國有常刑汝亦當坐於是下其卒于獄自是莫敢犯

張庭珎為筏活人元史

張庭珎字國寶世祖時燕開封府尹開封有控鶴軍士十餘人賃大宅聚居縱橫街陌庭珎始至察其必為盜急捕之得寶玩器服子女滿室窮索其黨俱殺之民以為神河決灌太康漂溺千里庭珎括商人漁子船及縛木為筏載糗糧四出救之全活甚衆水入善利門庭珎親督夫運薪土捍之不能止乃頽城為堰水既退即發民增外防百三十里人免水憂俄卒於官庭珎性清慎丞相伯顏嘗語人曰諸將渡江無不荒貪唯我與國寶始終自守聞者以為知言

王惲決獄感雨元史

王惲字仲謀有材幹操履端方好學善屬文與東魯王博文渤海王旭齊名世祖至元九年授承直郎平陽路總管府判官初絳之太平縣民有陳氏者殺其兄行賂緩獄蔓引逮繫者三百餘人至五年不決朝廷委惲鞫之一訊即得其實乃盡出所逮繫者時絳久旱一夕大雨

陳祐捕盜元史

陳祐世祖至元十二年授開封府尹吏多震懾失措祐因謂曰何必若是前為盜跖今為顏子吾以顏子待之前為顏子今為盜跖吾以盜跖待之由是吏知脩飭不敢弄法許蔡間有巨盜聚眾劫掠祐捕之急逃入宋境宋亡隨制置夏貴過汴祐斥下馬颺殺之於市民間帖然

曹伯啓黜尉元史

曹伯啓字士開世祖至元中歷仕為蘭溪主簿尉獲盜三十械狗諸市伯啓以無左驗未之信俄得真盜尉以是黜累遷常州路推官豪民黃甲恃財殺人賂佃客誣伏伯啓讞得其情遂坐甲殺人罪遷河南省都事台州路治中

臧夢解政平訟簡元史

臧夢解世祖至元十三年知海寧州剛直廉慎而學有淵奧自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百六十有四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四十有三桑柘榆柳交蔭境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縣最按察副使王慶之舉夢解才德兼備宜擢清要以展所蘊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薦之

賀勝抑豪元史

賀勝字貞卿世祖時為上都留守兼本路都總管開平府尹既至通商賈抑豪縱出納有法裁量有度供億不匱民賴以安諸權貴子弟奴隸有暴橫驕縱者悉繩以法

王磐捕蝗元史

王磐字文炳世祖時為真定順德等路宣慰使未幾蝗起真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為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為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盡滅使者驚以為神

尚野清廉元史

尚野字文蔚紹穎異祖母劉厚資之使就學為汝州判官廉介

有為憲司屢薦之世祖至元二十八年遷南陽縣尹初至官獄訟充斥野裁決無留滯旬遂無事改懷孟河渠副使

忽辛遵守先訓元史

忽辛成宗大德元年改遷雲南行省右丞時廣南酋沙奴素強悍宋時嘗賜以金印雲南諸部悉平獨此梗化忽辛遣使誘致待之以禮留數月不遣酋請還忽辛曰汝欲還可納印來酋不得已貢印以納忽辛置酒宴勞諷令借印入覲帝大悅大德五年緬國主負固不臣忽辛遣人諭之曰我老賽典赤平章子也惟先訓是遵凡官府於汝國所不便事當一切為汝更之緬國主聞之遂與使者偕來獻白象一且曰此象古來所未有今聖德所致敢效方物既入帝賜緬國主以世子之號

王利用省役辨冤元史

王利用字國賓成宗大德二年改安西興元兩路總管其在興元減職田租額站戶之役於他郡者悉除之民甚便焉有婦毒殺其夫問藥所從來吏教婦指為富商所貨獄上利用曰家富而貨毒藥豈人情哉訊之果寃也

劉德溫按罪元史

劉德溫成宗時為永平路總管有豪民武斷于鄉里前吏莫敢治德溫按得其罪論如法杖之書其過于門

張養浩除暴快民元史

張養浩武宗時為堂邑縣尹有李虎者嘗殺人其黨暴戾為害民不堪命舊尹莫敢詰問養浩至盡實諸法民甚快之去官十年猶為立碑頌德

胡長孺濟民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適錄事闕官檄長孺攝之程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燄薰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至武宗至大元年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大德丁未浙東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歛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歲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胡長孺偽商擒盜元史

胡長孺字汲仲初進士武宗至大元年轉為台州寧海縣主簿縣有銅巖惡少年狙伺其間恒出鈔道為過客患官不能禁長

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騶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以謝騶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通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

敬儼發奸罷役 元史

敬儼字威卿幼不為嬉戲事長嗜學善屬文仁宗皇帝愛元年除浙東道廉訪使有錢塘退卒詐服僧衣稱太后旨建婺州雙谿石橋因大興工役以病民儼命有司發其奸賊杖遣之仍請奏罷其役

楊景行按治豪猾 元史

楊景行字賢可仁宗延祐初舉進士後轉撫州路直黃縣尹理白冤獄之不決者數十事陞撫州路總管府推官發擿奸伏郡無冤獄金溪縣民陶甲厚積而兇險嘗屢誣陷其縣長吏罷去

之由是官吏畏其人不取詰治陶遂暴橫於一郡景行至以法痛繩之徙五百里外金溪豪僧雲住殺人塚墓取財物事覺官吏受賄緩其獄景行急按之僧以賄動之不聽乃賂甬道者以危語撼之一不顧卒治之如法由是豪猾屏迹良民獲安

黃潛察姦 元史

黃潛字晉卿仁宗延祐二年進士第授台州寧海永縣地瀕鹽場亭戶恃其不統於有司肆毒害民編戶隸漕司及財賦府者亦謂名有所憑橫暴尤甚潛皆痛繩以法吏以利害白弗顧也民有後母與僧通而醜殺其父者反誣民所為獄將成潛變衣冠陰察之具知其姦偽卒直其冤惡少年名在盜籍者而謀為劫奪未行邑大姓執之圖中賞格初無獲財左驗事久不決潛為之疏剔以其獄上論之如本條免死者十餘人

干文傳治劇 元史

干文傳字壽道仁宗時登延祐二年乙科授同知昌國州事累遷長洲烏程兩縣尹陞婺源知州又知吳江州文傳長於治劇所至俱有善政

許有壬安民 元史

許有壬字可用仁宗延祐二年擢進士第授同知遼州事會關中有警鄰州聽民出避棄孩嬰滿道上有壬獨率弓箭手閉城門以守卒獲無虞州有追逮不許胥隸足跡至村疇唯給信牌令執里役者呼之民安而事集右族貪虐者懲之寃獄雖有成案皆平翻而釋其罪州遂大治

迭里威失賑飢 元史

迭里威失仁宗延祐四年累仕授翰林侍講學士出為河間路

總管屬歲饑出俸金及官俸所積賑之活數十萬人河間當水要衝四方供億皆取給焉迭里威失立法調遣民使之復墾言增置便習弓馬尉一人蓋選兵之數於是盜賊屏息陵州群凶為官民害悉收繫死獄中後陞遼陽行省叅知政事

韓鏞撤祠 元史

韓鏞字伯高仁宗延祐五年中進士第順帝至正七年朝廷慎選守令叅知政事魏中立言平帝當今必欲得賢守令無加鏞者帝乃特署鏞姓名授饒州總管饒之為俗尚鬼有覺山廟者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事之尤至將為盜必卜之鏞至即撤其祠宇沉土偶人于江凡境內淫祠有不合祀典者皆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嘆服

蓋苗賑民 元史

蓋苗字耘夫幼聰敏仁宗延祐五年登進士第授濟寧路單州判官州多繫囚苗請疏決之知州以為囚數已上部使者未報不可決苗曰設使者有問請身任其責知州乃勉從之使者果閱牘而去歲饑白郡府未有以應會他邑亦以告郡府遣苗至戶部以請戶部難之苗伏中書堂下出糠餅以示曰濟寧民率食此况不得此食者尤多豈可坐視不救乎因泣下時宰大悟凡被災者咸獲賑焉有官粟五百石陳腐以借諸民期秋熟還官及秋郡責償甚急部使者將責知州苗曰官粟實苗所首今民飢不能償苗請代還使者乃已其責單州稅糧歲輸館陶倉距單五百餘里載馱擔負民甚苦之春猶未足是秋館陶大熟苗先期令民糴粟倉下十月初倉券已至省民力什之五

卜天璋發廩賑民

元史

卜天璋字君璋仁宗時以吏田制改授饒州路總管天璋既至聽民自實事無苛擾民大悅版籍為清時省臣董田事妄作威福郡縣爭賂之覲免譴饒州無有省臣銜之將中以危法求其罪無所得縣以饑告天璋以發廩賑之僚持不可天璋曰民饑如是必俟得請而後賑自死矣失申之責吾獨任之不以累諸君也竟發廩以賑之民賴全活其臨事無所顧慮若此

虞槃治巫元史

虞槃字仲常集之子也仁宗延祐五年第進士授吉安永豐丞丁父憂除湘鄉州判官頗稱癖吉有富民殺人使隸已者坐之上下皆阿從槃獨不署殺八者卒不免死而坐者得以不寃有巫至其州稱神降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又曰明日某方火民以火告者槃皆赴棊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

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皆盡室
逃繁得劫火卒一人訊之垂得巫黨所為坐捕盜司召巫至鞠
之無敢施鞭箠者繁謂卒曰此將為大亂安有神乎急治之盡
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
自為之繁乃斷巫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曹鑑不避權豪元史

曹鑑字克明英宗時除興文署命伴送安南使者沿途問難倡
和應答如響使者歎服以為中國有人至治二年授江浙行省
左右司員外郎明年奉旨括釋氏白雲宗田稽檢有方不數月
而事集纖豪無擾泰定四年遷湖廣行省左右司員外郎時丞
相忽刺歹怙勢恣縱妄為威福僭屬多畏避鑑遇事徇理輒行
獨不為回撓

林興祖具盾去賊元史

林興祖字宗起英宗至治二年登進士第授同知黃巖州事三
遷而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遠至
江淮燕薊莫不行使友文奸黠悍贖因偽造致富乃分遣惡少
四五十人為吏於有司同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
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懼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
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
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賊
者乃鞠之款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併執之須臾來
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三
百餘人悉寘之法民害既去政聲籍甚至正八年特旨遷為道
州路總管行至城外撞賊已迫其後相去僅二十里時湖南副

使哈刺帖木兒屯兵城外聞賊至以乏軍需欲退兵與祖聞即
夜詣說留之哈刺帖木兒曰明日得鈔五千錠桐盾五百乃可
破賊興祖許之明日甫入城視事即以恩信勸諭鹽商得鈔五
千錠且取郡樓舊桐板為盾日中皆備哈刺帖木兒得鈔盾大
喜遂留為禦賊計賊聞新總管至一日具五百盾以為大軍且
至中夕遁去

張養浩感盜元史

張養浩字希孟英宗時游京師獻書于平章不忽木大奇之辟
為禮部令史後為丞相掾選授棠邑縣尹人言官舍不利居無
免者竟居之首毀淫祠三十餘所罷舊盜之朔望叅者曰彼皆
良民飢寒所迫不得已而為盜耳既加以刑猶以盜目之是
民之有盜也豈非官之咎乎

李穰振民擒盜元史

李穰字孟直穎敏人歲能記誦經史泰定帝時中進士為
授淇州判官淇當要衝穰至能理其劇歲大飢告于朝堂以賑之
民獲以蘇游民尚安兒飲博亡賴穰疑其為非督弓兵擒之果
盜隣村王甲家財與其黨五人俱伏辜調海陵縣丞亦有能聲

瞻思直言正法元史

瞻思字得之生九歲日記古經傳至千言比弱冠以所業就正
于翰林學士承旨王忠廉之門由是博極群籍汪洋茂衍見諸
踐履皆篤實之學故其年雖少已為鄉邦所推重迨祐初詔以
科第取士有勸其就試者瞻思笑而不應既而侍御史郭思貞
翰林學士承旨劉廣叅知政者王士熙交章論薦之泰定三年
詔以遺逸徵至上都見帝于龍虎臺春遇優渥時倒刺沙柄國

西域人多附焉贍思獨不往見倒刺沙屢使人招致之即以養親辭歸天曆三年詔入為應奉翰林文字賜對奎章閣文宗問曰卿有所著述否明日進所著帝王心法文宗稱善詔預修經世大典以論議不合求去命奎章閣侍書學士虞集諭留之贍思堅以母老辭遂賜幣遣之復命集傳旨曰卿且暫還行召卿矣至順四年除國子博士丁內艱不赴後至元二年拜陝西行臺監察御史即上封事十條曰法祖宗攬權綱敦宗室禮勲舊惜名器開言路復科舉罷數軍一刑章寬林宗綱時姦臣變亂成憲帝方虛已以聽贍思所言皆一時羣臣所不敢言者侍御史趙承慶見之嘆曰御史言及此天下福也威里有執政陝西行省者恣為非道贍思發其罪而按之輒棄職夜遁會有詔勿逮問然猶杖其私人及分巡雲南按省臣之不法者其人即解印

以去遠藩為之震心襄漢流民聚居宋之紹熙府故地至數千戶私開鹽井自相部署往往劫囚徒殺巡卒贍思乃擒其魁而釋其黨復上言紹熙土饒利厚流戶日增若以其人散還本籍恐為邊患宜設官府以撫定之詔即其地置紹熙宣撫司三年除僉制西肅政廉訪司事即按問都轉運鹽使海道都萬戶行宣政院等官贍思以右都縣無敢為貪墨者復以制右諸僧寺私蔽猾民有所謂道人道民行童者類皆贍思常倫隱徭役使民力日耗契勘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乃建議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庶以少寬民力朝廷是之即著以為令

宇文公諒免科元史

宇文公諒字子貞文宗至順年間攝會稽縣申明冤滯所活者眾省檄察實松江海塗田公諒以潮汐不常後必貽患請一既

免科省臣從之

劉德温元史罷役寬民

劉德温字純甫文宗天曆中同知上都留守司事省檄和糴糧民以價不時得速相觀望德温下令曰糧入價出吏有敢為弊者罪之於是糧不踰期而集轉大司農丞耕籍之儀取具一時德温欲考訂典禮集為成書未畢俄授通議大夫永平路總管永平當天督兵革之餘野無居民德温為政二年而戶口增倉廩實遂興學校以育人材庶事畢舉歲大旱禱而雨歲以不歉灤漆二水為害有司歲發民築堤德温曰流亡始集而又役之是重困民也遂罷其役而水亦不復至

張楨元史聽斷鬼神

張楨字約中順帝元統元年舉進士後除高郵縣尹門無私謁

縣民張提領尚住俠武斷鄉曲一日至縣有所屬楨執之書盡得其罪狀里中受其抑者咸來訴焉乃杖而徙之人以為快于城十戶狗兒妻崔氏為其小婦所譖害死其鬼憑七歲女詣縣訴楨備言死狀尸見瘞舍後楨率吏卒即其所發土得尸拘狗兒及小婦鞠之皆伏辜人以為神明焉

王都中元史剖析

王都中字元俞順帝至元中以父功授平江路總管府治中時年甫十七僚吏見其年少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愕眙不敢欺崑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故墳洞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堤護田之令而歸過於眾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

盧琦破賊完邑元史

盧琦字希韓順帝至正二年登進士第遷永春縣尹始至賑饑
饑止橫斂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
而訟息民安乃新學于宮廵師儒課子弟月書季攷文風翕然鄰
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為
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
因立馬喻以禍福眾皆投刃架請縛其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
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至正十三年泉郡大饑死者
相枕藉其能行者皆老幼扶携就食永春琦命分諸浮屠之大家
使食之所存活不可勝計十四年安溪寇數萬人來襲永春
琦聞召邑民喻之曰汝等能戰則與之戰不能則我當獨死之
爾眾皆感憤曰使君何言也使君父母我民赤子其忍以父母

界賊邪且彼寇方將虜掠我妻子焚毀我室廬乃一邑深仇也
今日之事有進無退使君其勿以為憂因踴躍爭奮琦率以攻
賊大破之明日賊復傾巢而至又破之大小三十餘戰斬獲一
千二百餘人而已民無死傷者賊大斂遂遁去時兵革四起列
郡皆洶洶不寧獨永春晏然無異承平時

劉秉直襲賊元史

劉秉直字清臣順帝至正八年為衛輝路總管平徭役興教化
敦四民之業崇五土之利養鰥寡恤孤獨賊劫汲縣民張聚鈔
十二百錠而殺之賊不獲秉直具詞致禱城隍祠而使人伺
于死所忽有村民阿蓮者戰怖仆地具言賊之姓名及所在乃
命尉襲之果得賊于汴遂正其罪

月魯不花請輸民便元史

月魯不花字彥明順帝時為吏部侍郎適朝廷有建議欲於河間長蘆置局造海船三百艘者月魯不花即為書具言其非便言入中書忤議者遷工部侍郎後分部彰德道過河間民遮擁拜謝曰微公言吾民其斃矣會方重選守令以保定密邇京畿除保定路達魯花赤陸辭詔諭諄切保定歲輸糧數十萬石於新鄉苦弗便月魯不花請輸京倉以使之俄除吏部尚書保定父老百數詣闕言乞留監郡以撫吾民遂以尚書仍知郡事

成遵倫禦元史

成遵字誼叔順帝時遷中書右司郎中時刑部獄按久而不決者積數百遵與其僚分閱之共議其輕重各當其罪未幾無遺事至正十四年調武昌路總管武昌自十二年為汚寇所殘燬民死於兵疫者十六七而大江上下皆劇盜阻絕米直翔湧民

心違違遵言於省臣假軍儲鈔萬錠募勇敢之士具戈舡截兵境且戰且行糴粟於太平中興民賴以全活者眾會省臣出師遵攝省事於是省中府中惟遵一人乃遠斥候塞城門籍民為兵得五千餘人設萬夫長四配守四門所以為防禦之備甚至號令嚴肅賞罰明當賊船往來江中終不敢近岸城賴以安

蘇天爵釋疑獄元史

蘇天爵字伯脩順帝時為南臺監察御史常德民盧甲莫乙汪丙同出傭而甲誤墮水死甲弟之為僧者欲私甲妻不得訴甲妻與乙通而殺其夫乙不能明証服擊之死斷其首棄草間屍與仗葉譚氏家溝中吏往索果得髑髏然屍與仗皆無有而譚証證曾見一屍水漂去天爵曰屍與仗縱存今已八年未有不腐者召譚詰之則甲未死時目已瞽其言曾見一屍水漂去安

也天爵語吏曰此乃疑獄况不止三年俱釋之其明於詳讞大抵此類

邁里古思擊賊以衛臺治元史

邁里古思字善卿順帝至正十四年進士授紹興路錄事魯花赤苗軍主將楊完者在杭縱其軍鈔掠莫敢誰何民甚苦之俄有至紹興城中強奪人馬者邁里古思擒斬數人苗軍乃懼不敢復至其境邁里古思名聲遂大振會江南行臺移治紹興檄邁里古思為行臺鎮撫乃大募民兵為守禦計處州山賊焚掠婺之永康東陽邁里古思提兵往擊之與石抹宜孫約期夾攻其巢穴山賊時以平推江東廉訪司經歷仍留紹興以兵衛臺治

鄒伯顏成舉元史

群書集事淵海卷之十一

臣門

忠直

公忠正直者

禽息擊閉新序

禽息秦大夫薦百里奚不見納繆公出當車以頭擊閉腦乃精
出曰臣生無補於國不如死也繆公感寤而用百里奚秦以大
化

晏嬰不回新序

魯襄公二十五年齊崔杼弑莊公令士大夫盟者皆脫劍入言

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十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楛血仰天歎曰惡乎崔子將為無道殺其君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我與子分國不與吾將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勾之唯子圖之晏子曰嬰聞回以利而背其君非仁也劫以兵而失其志非勇也直兵推之曲兵勾之嬰之不回也崔子遂舍之

季冶致祿國語

魯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卞使季冶逆道而予之璽書以告曰卞人將畔臣討之既得之矣公未言榮成子曰子股肱魯國社稷之事子實制之唯子所利何必卞卞有罪而子征之子之隸也又何謁焉子治歸致祿而不出曰使子欺君謂子能也能而欺其書敢享其祿而立其朝乎

叔孫婼不屈

魯昭公二十三年叔孫婼如晉謝取邾之師晉人執之欲治其罪書曰晉人執我行人叔孫婼言使人也晉人使與邾大夫士叔孫曰列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固周制也邾又夷也寡君之命介子服回在請使當之不敢廢周制故也乃不果坐韓宣子使邾人聚其衆將以叔孫與之叔孫聞之去衆與兵而朝士彌牟謂韓宣子曰子弗良圖而以叔孫與其讎叔孫必死之魯亡叔孫必亡邾邾君亡國將焉歸子雖悔之何及所謂盟主討違命也若皆相執焉用盟主乃弗與使各居一館士伯柳士聽其辭而愬諸宣子乃皆執之士伯御叔孫從者四人過邾館以如吏先歸邾子士伯曰以芻蕘之難從者之病將館子於都叔孫旦而立期焉乃館諸箕舍子服昭伯於他邑范獻子求貨於叔孫使請冠馬取其冠法而與之兩冠曰盡矣為叔孫故申豐以貨

如晉叔孫曰見我吾告女所行貨見而弗出吏人之與叔孫居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

屈廬不恐新序

魯哀公十六年楚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將殺之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人臣之禮也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可劫乎勝乃內其劍

周舍鄂鄂之臣史記

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趙簡子使問之曰子欲見寡人何事對曰願為鄂鄂之臣墨鞶操犢從君之過而日有記月有成歲

有效也簡子由此能附趙邑而懷晉人

楊震飲醜後漢

楊震字伯起安帝時遷司徒內寵始橫乳母王聖緣恩放恣聖子女伯榮出入宮掖傳通姦賂震深疾之詣闕上疏論之豐暉等見震連切諫不從無所顧忌遂詐作詔書調發司農錢穀大匠見徒材木各起家舍園池廬觀役費無數震因地震復上疏極言震前後所上轉有切至帝既不平之而樊豐等皆側目憤怨俱以其名儒未敢加害尋有河間男子趙騰詣闕上書指陳得失帝發怒遂收考詔獄結以罔上不道震復上疏救之帝不省騰竟伏尸都市會太史言星變逆行豐等遂共譖震云自趙騰死後深用怨懟且鄧氏故吏有恚恨之心於是遣使者策收震太尉印綬柴門絕賓客豐等復惡之乃請大將軍耿寶奏震

大臣不服罪懷恚望有詔遣歸本郡震行至城西夕陽亭乃康
慨謂其諸子門人曰死者士之常分吾蒙恩居上司疾姦臣狡
猾而不能誅惡嬖女傾亂而不能禁何面目復見日月身死之
日以雜木為棺布單被裁足蓋形勿歸冢次勿設祭祠因飲醢
而卒露棺道側謫震諸子代郵行書道路皆為隕涕歲餘順帝
即位樊豐周廣等誅死震門生虞放陳翼詣闕追訟震事朝廷
咸稱其忠乃下詔除二子為郎贈錢百萬以禮改葬於華陰潼
亭遠近畢至先葬十餘日有大鳥高丈餘集震喪前俯仰悲鳴
淚下霑地葬畢乃飛去郡以狀上帝感震之枉下詔祀以中牢
時人立石鳥象於其墓所

劉陶奏疏

後漢

劉陶字子奇靈帝時拜侍御史鉅鹿張角偽託大道妖惑小民

陶與奉車都尉樂松議郎素貢連名上疏言之帝殊不悟方詔
陶次第春秋條例明年張角反亂海內鼎沸帝思陶言封中陵
鄉侯三遷尚書令拜侍中以數切諫為權臣所憚徙為京兆尹
到職當出修宮錢直千萬陶既清貧而耻以錢買職稱疾不聽
政帝宿重陶才原其罪徵拜諫議大夫是時天下日危寇賊方
熾陶憂致崩亂復上疏曰臣聞事之急者不能安言心之痛者
不能緩聲自知言數見厭而言不自裁者以為國安則臣蒙其
慶國危則臣亦先亡也謹復陳當今要急八事乞須臾之間深
垂納省其八事大較言天下大亂皆由宦官宦官事急共讒陶
曰前張角事發詔書示以威恩自此以來各各改悔今者四方
安靜而陶疾害聖政專言妖孽州郡不上陶何緣知疑陶與賊
通情於是收陶下黃門北寺獄掠按日急陶自知必死對使者

曰朝廷前封臣云何今反受邪譖恨不與伊呂同疇而以三仁為輩遂翊氣而死

謝弼陳事後漢

謝弼字輔宣中直方正為鄉邑所宗師靈帝建寧二年詔舉有道之士對策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蛇者陰氣所生鱗者兵甲之符也鴻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徊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幃幄之內親信者為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臣又聞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伏惟皇太后定策宮闈援立聖明書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竇氏之誅豈宜咎延太后幽隔空宮愁感天心如有霧露之疾陛下何當面目以見天下昔周襄王不能敬事其母戎狄遂至交侵孝和皇帝不絕

竇后之恩前世以為美談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今以桓帝為父豈得不以太后為母哉今功臣久外未蒙爵秩阿母寵私乃享大封大風雨雹亦由於茲人故太傅陳蕃輔相陛下勤身王室而見陷群邪一旦誅滅門生故吏並離徙錮蕃身已往人百何贖宜還其家屬解除禁網今之四公唯司空劉寵斷斷首善餘皆素餐致寇之人必有折足覆餗之凶可因災異並加罷黜徵故司空王暢長樂少府李膺並居政事庶災變可消國祚惟永左右惡其言出為廣陵府丞去官歸家中常侍曹節子紹為東郡太守忿疾於弼遂以它罪收考掠按死獄中時人悼傷焉初平二年司隸校尉趙謙訟弼忠節求報其怨魂乃收紹斬之

朱雋辭副董卓後漢

董卓擅政以朱雋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獻帝時及關東

兵盛卓懼數請公卿會議徙都長安雋輒止之卓雖惡雋異已然貪其名重乃表遷太僕以為已副使者拜雋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雋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宜也使者曰遷之事不聞其計就有未露何所承受雋曰相國董卓具為臣說所以知耳使人不能屈由是止不為副

劉翊不避權勢

後漢

劉翊字子相家世豐產能周施不有其惠常卧疾不屈河南尹种拂引為功曹陽翟黃綱恃獻帝程夫人權力求占山澤以自营植拂召翊問曰程氏貴盛在帝左右不聽則恐見怨與之則奪民利為之柰何翊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蓋為民也明府聽之則被佞倖之名矣若以此獲禍貴子申甫則自以不孤也拂從翊言遂不與之

賈逵著械

魏書

賈逵字梁道漢獻帝時為丞相曹操主簿操欲征吳而大霖雨三軍多不願行操知其然恐外有諫者教曰今孤戒嚴未知所之有諫者死逵受教謂其同寮王主簿曰今實不可出而教如此不可不諫也乃建諫草以示三人三人不獲已皆署名入白事操怒收逵等當送獄取造意者逵即言我造意遂走詣獄獄吏以逵主簿也不即着械謂獄吏曰促械我尊者且疑我在近職求緩於卿今將遣人來察我逵着械適訖而操果遣家中人就獄視逵既而教曰逵無惡意原復其職

田豐說紹不聽

魏書

田豐後漢獻帝時袁紹別駕曹操自東征劉備田豐說紹襲操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操至擊破備奔紹

陳矯亮直魏書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進爵東鄉侯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帝憂社稷問矯曰司馬公忠正可謂社稷之臣乎矯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張昭止哭

吳書

吳主孫權初兄策薨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邪况今姦宄競逐豺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

禮制是猶開門而揖盜未可以為仁也乃改易權服扶令上馬使出巡軍

顧雍見信

吳書

顧雍仕吳為丞相尚書事吳主孫權常令中書郎詣雍有所咨訪若合雍意事可施行即與相反覆究而論之為設酒食如不合意雍即正色改容默然不言無所施設即退告權曰顧公歡悅是事合宜也其不言者是事未平也孤當重思之其見敬信如此江邊諸將各欲立功自効多陳便宜有所掩襲權以訪雍雍曰臣聞兵法戒於小利此等所陳欲邀功名而為其身非為國也陛下宜禁制苟不足以曜威損敵所不宜聽也權從之軍國得失行事可不自非面見口未嘗言之

張昭盡節

吳書

張昭字子布吳主孫權拜昭輔吳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羣臣莫拒權歎曰使張公在坐彼不折則廢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權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盛旨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權辭謝焉

王彬數敦

晉書

王彬字世儒晉元帝時從兄敦舉兵入石頭帝使彬勞之會周顛遇害彬素與顛善先往哭顛甚慟既而見敦敦恠其容儀而

問故彬曰向哭伯仁情不能已敦怒曰伯仁自致刑戮且無人遇汝復何為者哉彬曰伯仁長者君之親友在朝雖無謬誤亦非阿黨而赦後加之極刑所以傷惋也因勃然數敦曰兄抗旌犯順殺戮忠良謀圖不軌禍及門戶音辭慷慨聲淚俱下敦大怒厲聲曰為吾不能殺汝邪時王導在坐為之懼勸彬起謝彬曰有脚疾已來見天子尚欲不拜何跪之有復何所謝敦曰脚痛孰若頸痛彬意氣自若殊無懼容敦目左右收彬彬正色曰君昔歲害兄今又殺弟邪敦以親故容忍之

何充不黨庾冰

晉書

庾冰兄弟以舅氏輔王室權謀人主慮易世之後戚屬轉踈將為外物所攻謀立康帝即帝母弟也每說帝以國有疆敵宜須長君帝從之何充建議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忽妄改易懼非

長計故武王不授聖弟即其義也昔漢景亦欲傳祚梁王朝臣咸以為虧亂典制據而弗聽今琅邪踐阼如孺子何社稷宗廟將其危乎冰等不從既而康帝立帝臨軒冰充侍坐帝曰朕嗣鴻業二君之力也充對曰陛下龍飛臣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覩升平之世帝有慙色

陸納忠亮 晉書

陸納穆帝時拜尚書令恪勤貞固始終不渝時會稽王道子以少年專政委任羣小納望闕而歎曰好家居織兒欲撞壞之邪朝士咸服其忠亮

王坦之毀詔 晉書

王坦之為侍中簡文帝臨崩詔大司馬桓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坦之自持詔入於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

之曰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坦之改詔焉

徐胤止枯夜 晉書

羊祜字叔子武帝時在江東頗出畝漁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開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

齊從直言 晉書

後涼主呂纂謂齊從曰卿前斫我一何甚也從泣曰隱王先帝所立陛下雖應天順時而微心未達惟恐陛下不死何謂甚也纂嘉其忠善遇之

李績直言 晉書

前燕主慕容雋讒羣臣於蒲池酒酣賦詩因談經史語及周太子晉潛然流涕顧謂羣臣曰昔魏武追痛倉舒孫權悼登無已

孤嘗謂二主緣愛稱竒無大雅之體自曄亡以來孤鬢髮中白始知二主有以而然卿等言曄定何如也左長史李績對曰先太子大德有八未見闕也雋泣曰卿雖褻譽然此兒若在吾死無憂也吾既不能追蹤唐虞官天下以禪有德近模三王以世傳授景茂幼冲器藝未舉卿以為何如績曰皇太子天資岐嶷聖敬日躋而八德闕然二闕未補雅好遊田娛心絲竹所以為損耳雋頷謂曄曰伯陽之言藥石之惠汝宜戢之

陳元達謹言 晉書

陳元達字長宏前趙主劉聰時為黃門郎在位忠蹇屢進謹言退而削草雖子弟莫得而知也劉聰每謂元達曰卿當畏朕反使朕畏卿乎元達叩頭謝曰臣聞師臣者王友臣者霸臣誠愚闇無可採也幸邀陛下垂齊桓納九九之義故使微臣得盡愚

忠昔世宗遙可汲黯之奏故能恢隆漢道桀紂誅諫幽厲弭謗是以三代之亡也忽焉陛下以大聖應期挺不世之量能遠指商周覆國之弊近模孝武光漢之美則天下幸甚羣臣知免

曹莫正言 晉書

後趙主石季龍議立太子於東堂季龍謂張豺曰吾欲以純灰三斛洗吾腹腸穢惡故生凶子兒年二十餘便欲殺公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於是與張舉李農定議勅公卿上書請立世大司農曹莫不署名季龍使張豺問其故莫頓首曰天下業重不宜立少是以不敢署也季龍曰莫忠臣也然未達朕意張舉李農知吾心矣其令諭之遂立世為皇太子劉氏為皇后

劉穆之陳奏無隱 南史

劉穆之字道和宋武帝時為琅邪府主簿後遷尚書祠部郎復為府主簿記室錄事參軍外所聞見大小必白雖閭里言譖皆一二以聞帝每得人間委密消息以視聰明皆由穆之又愛賓游坐客恒滿布耳目以為視聽故朝野同異穆之莫不必知雖親昵短長皆陳奏無隱人或譏之穆之曰我蒙公恩義無隱諱此張遼所以告關羽欲叛也

褚炤燒車 南史

褚炤字彥宣宋明帝時人彥回從父弟也父法顯都陽太守炤少有高節王儉嘗稱才堪保傳為成安郡還以一目眇召為國子博士不拜常非彥回身事二代彥回子賁往問訊炤炤問曰司空今日何在賁曰奉兩綬在齊大司馬門炤正色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彥回拜司徒賓客滿坐炤

歎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彥回性好戲以輅車給之炤大怒曰著此辱門戶那可令人見索火燒之馭人奔車乃免

董僧慧不諱 南史

齊晉安王子懋欲起兵赴難入討君側母阮同產弟于瑤之馳告明帝遣瑤之往尋陽以袖障面使人害之故人懼罪無敢至者惟董僧慧號哭盡哀中護軍王玄邈知其豫子懋之謀執之僧慧曰晉安舉義兵僕實豫議古人云非死之難得死之難僕得為主人死不恨矣願至主人大斂畢退就湯鑊雖死猶生玄邀義而許之子懋子昭基九歲以方二寸絹為書參其消息并遺錢五百以金假人崎嶇得至僧慧觀書對錢曰此郎君書也

悲慟而卒

虞棕遺直南史

虞棕領右軍齊明帝立棕稱疾不陪位帝使尚書令王晏齋廢立事示棕以棕舊人引參佐命棕謂晏曰主上聖明公卿戮力寧假朽老以匡贊惟新乎不敢聞命因慟不自勝朝議欲糾之僕射徐孝嗣曰此亦古之遺直衆議乃止

謝朓不解璽南史

蕭道成宋順帝時為驃騎將軍輔政選謝朓為長史道成方圖禪代欲以朓佐命遷左長史每夕置酒獨與朓論魏晉故事言石苞不早勸晉文死方慟哭方之馮異非知機也朓曰昔魏臣有勸魏武即帝泣魏武曰有用我者其周文王乎晉文世事魏氏將必終身北面假使魏早依唐虞故事亦當三讓爾道成不

悅更引王儉為左長史以朓為侍中領祕書監及齊受禪朓當日在直百僚陪位侍中當解璽朓佯不知曰有何公事傳詔云解璽授齊王朓曰齊自應有侍中乃引枕卧傳詔懼乃使稱疾欲取兼人朓曰我無疾何所道遂朝服出東掖門乃得車仍還宅是日遂以王儉為侍中解璽既而武帝請誅朓高帝曰殺之則成其名正應容之度外

鄭紹叔見賞南史

鄭紹叔為衛尉卿忠於事上所聞纖毫無隱每為梁武帝言事善則曰臣愚不及此皆聖主之策不善則曰臣智慮淺短以為其事當如是殆以此誤朝廷也臣之罪深矣帝甚親信之紹叔卒後帝嘗潛然謂朝臣曰鄭紹叔立志忠烈善必稱君過則歸己當今殆無其比見賞惜如此

高允犯觸北史

高允字伯恭後魏太武時為著作郎與崔浩同述成國記於是召浩前使人詰浩惶惑不能對允事事申明皆有條理時太武怒甚敕允為詔自浩以下僮吏以上一百二十八人皆夷五族允持疑不為頻詔催切允乞更一見然後為詔詔引前允曰浩之所坐若更有餘釁非臣敢知直以犯觸罪不致死帝怒命介士執允景穆太子拜請帝曰無此人忿朕當有數千口死矣浩竟族滅餘皆身死宗欽臨刑歎曰高允其殆聖乎

于忠貞固北史

于忠字思賢弱冠拜侍御中散魏文明太后臨朝刑政頗峻侍臣左右多以微譴得罪忠朴直少言終無過誤孝文帝授武騎侍郎因賜名登累遷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亂車駕在外變

起倉卒忠曰臣父為領軍計必無所慮魏宣武帝遣忠馳觀之列嚴備果如所量忠還宣武撫其背曰卿差彊人意先帝賜卿名登誠為美稱朕嘉卿忠款今改名忠既表貞固之誠亦以名實相副也以父憂去職徙為司空長史時太傅錄尚書北海王詳親尊權重將作大匠王遇多隨詳所欲而給之忠於祥前謂遇曰殿下國之周公阿衡王室何至阿諛附勢損公惠私也遇既不寧詳亦慙謝以平元禧功封魏郡公及遷散騎常侍兼武衛將軍每以鯁氣正辭為北海所忿面責忠曰我憂在前見爾死不憂爾見我死時也忠曰人生自有定分若應死王手避亦不免不爾王不能殺

李瑒北史

李瑒字瑀羅魏孝明時太師向陽王雍表薦瑒為友以時人多

絕戶為沙門場上言三千之罪莫大於不孝不孝之大無過於
絕祀安得輕縱背禮之情而肆其向法之意缺當世之禮而求
將來之益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沙門都統僧暹等忿瑒鬼
教之言以瑒為謗毀佛法泣訴靈太后責之瑒自理曰鬼神之
名皆是通靈達稱佛非天非地本出於人名之為鬼愚謂非謗
靈太后雖以瑒言為允然不免暹等意猶罰瑒金一兩

羊深斬使北史

羊深魏孝莊帝時除太府卿初尔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侶
為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招梁寇深在彭城忽得侶書
招深同逆深慨然流涕斬使人并書表聞帝乃下詔褒其忠烈

盧辯抗言北史

盧辯字景宣少好學博通經籍為太學博士魏節閔帝立除中

書舍人屬高歡起兵信都既破尔朱氏遂鼓行指洛節閔遣辯
持節勞之於鄴歡令辯見其所奉中興主辯抗節不從歡怒曰
我舉大義誅群醜車駕在此誰遣尔来辯抗言酬答守節不撓
歡異之捨而不逼

趙剛投刀北史

魏孝武帝與高歡構隙趙剛密奉旨召東荊州刺史馮景昭未
及發而歡已逼洛陽孝武西遷景昭集府僚文武議其去就司
馬馮道和請據州待北方處分剛抽刀投地曰公若為忠臣可
斬道和如欲從賊可見殺景昭感悟遂率眾赴關右

柳虬正議北史

西魏安定公宇文泰大饗羣臣魏史柳虬執簡書告于朝曰廢
帝文皇帝之嗣子年七歲文皇帝託於安定公曰是子也才由

于公不才亦由于公公宜勉之公既受茲重寄居元輔之任又納女為皇后遂不能訓誨有成致令廢黜負文皇帝付屬之意此咎非安定公而誰泰乃令太常盧辯作誥喻公卿

盧勇守法北史

盧勇字季禮赴晉陽齊神武高歡署丞相主簿屬山西霜儉運山東租輸皆令實載違者罪之令勇典其事鄉郡公主虛儻千餘車勇劾之公主訴於神武而勇守法不虧神武謂郭秀曰盧勇慍慍有不可犯色真公人也方當委之大事豈止納租而已

樂運直對北史

樂運字承業性方直未嘗求媚於人臨淄公唐瑾薦之自柱國府記室為露門學士前後犯顏屢諫周武帝多被納用帝常幸同州召運赴行在所既至謂曰卿言太子如何人運曰中人也

時齊王憲以下並在帝側帝顧謂憲等曰百官佞我皆云太子聰明睿智唯運云中人方驗運之忠直耳於是因問運中人之狀運對曰班固以齊桓公為中人管仲相之則霸豎貂輔之則亂可與為善亦可與為惡也帝曰我知之矣遂妙選官官以匡弼之乃起拜運京兆郡丞太子聞之意甚不悅

庾質止伐北史

庾質字行脩早有志尚八歲誦梁元帝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隋煬帝大業初授太史令立言忠鯁每有災異必指事面陳煬帝多忌刻齊王暕亦被猜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伐遼東徵至臨渝問東伐剋不對曰伐之可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質曰願安駕

注此命將授規事宜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住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今段何如對猶執前見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遣人豈有成功帝遂行既而楊玄感反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歸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今玄感成乎質曰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熒惑入斗如何對曰斗楚分玄感之封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宜鎮撫關內使百姓歸農三五年令四海少豐然後巡省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下獄竟死獄中

高頴直言 其史

高頴為僕射及隋煬帝即位拜太常卿時有詔收周齊故樂人及天下散樂頴奏此樂久廢今若徵之恐無識之徒棄本逐末

遞相教習帝不悅帝時侈靡聲色茲甚又起長城之役頴甚病之謂太常丞李懿曰周天元以好樂而亡殷監不遠安可復爾時帝遇啓民可汗恩禮過厚頴謂太府卿何稠曰此虜頗知中國虛實山川險易恐為後患復謂觀王雄曰近來朝廷殊無剛紀有人奏之帝以為訕謗朝政誅之

崔暹實對不疑 事文類聚

北齊崔暹為文襄親遇薦邢邵宜親重言論之際邵遂毀暹文襄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也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此皆實事不為癡也

戴胄削橐 唐書

戴胄字玄胤太宗時檢校吏部尚書貞觀四年以本官參預朝政進爵郡公胄所敷內緣政得失咸有可觀奏已即削橐秘外

莫知太宗嘗謂左右曰胄於我非肺腑親然事之機切無不聞
惟其忠槩所激耳

蔡廷玉不屈唐書

蔡廷玉與朱泚同里開玄宗時泚為幽州節度使奏署幕府廷
玉有沈略善與人交當是時幽州兵最彊財雄士驕悍日思吞
并不知有上下禮法廷玉間語泚曰古未有不臣而能推福及
子孫者公南聯趙魏北奚虜兵多地險然非永安計一日趙魏
反噬公乃沸鼎魚耳不如奉天子剴多難可勸勳鼎彝若何泚
善之廷玉陰欲耗其力則諷泚出金幣禮士因勸泚入朝泚將
聽諸校怒縛廷玉辱之廷玉無撓辭泚不忍殺囚歲餘出之謂
曰而亦悔乎廷玉曰導公為逆即悔勉公以義何悔為復繫滿
歲問曰能省過否不爾且死對曰不殺我公得名殺我吾得名

泚不能屈待如初

顏真卿公直唐書

顏真卿字清臣代宗時為尚書右丞立朝正色剛而有禮非公
言直道不萌於心天下不以姓名稱而獨曰魯公如李正己田
神功董秦侯希逸王玄志等皆真卿始招起之後皆有功

段平仲論奏唐書

段平仲字秉庸德宗時為監察御史磊落有氣節嘗曰帝聰明
神武但臣下畏怯自為循默爾使我一日得召見宜大有開納
會京師旱詔擇御史郎官開倉賑恤平仲與考功員外郎陳歸
被選同得對粗陳賑恤事帝察其意有所畜以歸在測未言事
訖平仲方獨進帝乃并留歸正色問之雜以它語平仲錯五不
得言乃謬稱名帝怒叱去之蒼黃向幄後歸趨降招之乃得去

由是坐廢七年然名由此顯元和初為諫議大夫憲宗使吐突承璀討鎮州亟疏諍不可及還無功又請斬之再遷尚書右丞朝廷有得失未嘗不論奏世推其敢直云

杜佑保藩不變唐書

李藩字叔翰德宗時徐州張建封辟節度府未嘗察苛細建封卒濠州刺史杜兼疾驅至陰有覬望藩泣謂曰公今喪君宜謹守土何棄而來宜速還否則以法劾君兼錯忤去恨之因誣奏建封死藩撼其軍有非望德宗怒密詔徐泗節度使杜佑殺之佑雅器藩得詔十日不發召見藩曰世謂生死報應驗乎藩曰殆然曰審若此君宜遇事無恐因出詔示藩藩色不變曰信乎杜兼之報也佑曰慎毋畏吾以闔門保君矣帝未之信亟追藩既入帝望其狀貌曰是豈作亂人邪釋之拜祕書郎

張名振事懷光唐書

張名振事李懷光為都將始懷光已立功德宗賜鐵券奉詔偃甚名振到軍門大言曰太尉見賊不擊使到不迎將反邪且安史僕固等今皆族滅公欲何為是資忠義士立功耳懷光召見諭以賊疆須蓄銳俟時誘為不反及引軍入咸陽又曰公不反來此何邪不急攻泚收京城欲以賊誰遺懷光怒曰病狂人也使左右拉殺之

袁高良臣唐書

袁高字公頤少慷慨有節尚擢進士第拜給事中德宗將起盧杞為饒州刺史高當草詔見宰相盧翰劉從一曰杞當國矯誣陰賊斥忠誼傲明德反易天常使宗祏失守天下疣痂朝廷不實以法才示貶黜今還授大州天下其謂何翰等不悅命舍人

作詔詔出高執不下奏曰陛下用杞為相出入三年附下罔上使陛下越在草莽群臣願食其肉且不厭漢法三光不明兩旱不時皆宰相請罪小者免大者戮杞罪萬誅陛下赦不誅止貶新州俄又內移今復拜刺史誠失天下望帝曰杞不逮是朕之過朕已再赦答曰杞天資詭險非不逮彼固所餘赦者止赦其罪不宜授刺史願間外廷并赦中人聽於民若億兆異臣之言臣請前死諫官亦力爭帝前帝曰與上佐可乎羣臣奉詔翌日遣使慰高曰朕惟卿言切至已如奏太子少保韋倫曰高言動挺自是陛下一良臣宜加優禮

陳京極奏盧杞唐書

陳京字慶復德宗時擢左補闕帝以盧杞為饒州刺史京與趙需裴佖宇文炫盧景亮張薦共劾杞輔政要位大臣踰時月不得對百官慄慄常若兵在頸陛下復用之姦賊唾掌復興帝不聽京等爭尤確帝大怒左右辟易諫者稍引卻京正色曰需等毋遽退極道不可以死請杞遂廢

李絳抑王播唐書

王播憲宗時為鹽鐵使而事月進李絳曰比禁天下正賦外不得有它獻而播妄名羨餘不出祿稟家貲願悉付有司憲宗曰善訖絳在位獻不入禁中

烏重胤叱兵唐書

烏重胤字保君憲宗時少為潞牙將兼左司馬節度使盧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圖之以告重胤乃縛從史帳下士持兵合譴重胤叱曰天子有命從者賞違者斬士斂手還部無敢動憲宗嘉其功擢河陽節度使封張掖郡公

李藩止鶚兼相唐書

李藩字叔翰憲宗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河東節度使王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鐔可兼宰相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宰相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為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德寢

鄭覃抗論無隱事文類聚

鄭覃唐穆宗時為諫議大夫穆宗不恤政事喜遊宴覃與同職廷奏諫之帝初不悅顧宰相蕭俛曰此輩何人俛對曰諫官帝意稍解乃曰朕之過矣臣下盡規忠也謂覃曰閣中奏事殊不從容今後有事面陳朕與卿延英相見時久無閣中奏事覃等抗論人皆相賀

鄭朗守職唐書

鄭朗字有融遷右拾遺擢起居郎文宗與宰相議政適見朗執筆螭頭下謂曰向所論事亦記之乎朕將觀之朗曰臣執筆所書者史也故事天子不觀史昔太宗欲觀之朱子奢曰史不隱善不諱惡自中主而下或飾非護失見之則史官無以自免且不敢直筆褚遂良亦稱史記天子言動雖非法必書庶幾自飭帝悅謂宰相曰朗援故事不俾朕見起居注可謂善守職者

李郃疏劉蕡對策唐書

李郃文宗時進士擢河南府參軍事見劉蕡對策嗟伏以為過古晁董時第策官馮宿賈餗龐嚴畏中官睚眦而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交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廿有三人所言皆冗齷常務類得優調郃曰蕡遂我留吾顏其厚

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質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黃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王之成敗陛下所防間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黃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泣謂黃指切左右畏近臣街怒變與非常朝野惴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李漢之亂復興于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亡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黃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訐必容雖過當獎書于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黃不幸死天下必曰陛下陰殺讜直結讎海內忠義之士皆憚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況臣所對不及黃遠甚內懷愧耻自謂賢良柰人言何乞

回臣所授以旌黃直臣逃苟且之慙朝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不美哉帝不納

張仲方疏奏其寃

事文類聚

唐文宗時張仲方少朗秀高郢見而奇之曰此子非常必為國器後為金州刺史郡人有田產為中人所奪仲方三疏奏聞竟理其寃入為度支郎中

元行欽忠義

五代史

李嗣源既入汴京唐莊宗至萬勝鎮不得進謂元行欽曰卿等從我久富貴急難無不同也今茲危蹙而默默無言坐視成敗我至滎澤欲單騎渡河自求總管卿等各陳利害今日俾我至此卿等何如行欽泣而對曰臣本小人蒙陛下撫養位至將相危難之時不能報國雖死無以塞責因與諸將百餘人皆解髻

斷髮置之于地誓以死報君臣相持慟哭莊宗還洛陽數日復幸汜水郭從謙反莊宗崩行欽出奔行至平陸為野人所執送魏州刺史石潭折其兩足載以檻車送京師嗣源見之罵曰我兒何負於爾行欽瞋目直視曰先皇帝何負於爾乃斬于洛陽市市人皆為之流涕

蕭韓家奴竭忠遼史

蕭韓家奴字括寧聖宗太平中補祗候郎君道宗清寧初封韓國公歷南京統軍使北院宣徽使封蘭陵郡王九月上獵太子山聞重元亂馳詣行在帝倉卒欲避于北南大王院與邪律仁先執轡固諫乃止明旦重元復誘奚獵夫來韓家奴獨出諭之曰汝曹去順効逆徒取族滅何若悔過轉禍為福獵夫投伏首服以功遷殿前都點檢封荆王賜資忠保義奉國竭貞平亂功

臣太康初徙王吳賜白海東青鵲皇太子為乙辛誣構幽于上京韓家奴上書力言其寃不報

肩龍代坦金史

肩龍字舜卿在太學有賦聲宣宗初有誣宗室從坦殺人將置之死人不敢言其寃肩龍上書大略謂從坦有將帥材少出其右者臣一介書生無用於世願代從坦死留為天子將兵書奏詔問汝與從坦交分厚歟肩龍對曰臣知有從坦從坦未嘗識臣從坦寃人不敢言臣以死保之宣宗感悟赦從坦

徐鉉忠臣宋史

徐鉉字鼎臣仕南唐主李景遷中書舍人景死事其子煜為吏部尚書太祖時命曹彬將兵圍金陵煜遣鉉求緩兵時煜將朱令贇將兵十餘萬自上江來援煜以鉉既行欲止令贇勿令東

下鉉曰此行未保必能濟難江南所恃者援兵爾柰何止之煜曰方求和解而復決戰豈利於汝乎鉉曰要以社稷為計豈顧一介之使置之度外可也煜泣而遣之及至雖不能緩兵而入見辭歸禮遇皆與常時同及隨煜入覲太祖責之聲甚厲鉉對曰臣為江南大臣國亡罪當死不當問其他太祖歎曰忠臣也

陳恕執奏宋史

陳恕太宗時為工部侍郎每便殿奏事帝或未深察必形諷讓恕欬板踧縮退至殿壁負立若無所容俟意稍解復進慤執前奏終不敢易如是或至三四太宗以其忠多從之

謝德權善奏宋史

謝德權真宗時為提點京城倉草場會有兇人劉擘僧澄雅訟執政與許州民陰構西夏為叛者詔溫仲舒謝泌鞫問令德權

監之既而案驗無狀翌日對便殿具奏其妄泌獨曰追攝大臣獄狀乃具德權曰泌欲陷大臣邪若使大臣無罪受辱則人君何以使臣臣下何以事君仲舒曰德權所奏甚善真宗乃可之

楊偕直諫宋史

楊偕字次公仁宗時累官至侍御史為三司度支判官時郭皇后廢偕與孔道輔范仲淹力爭道輔仲淹既出偕止罰金乃言願得與道輔等皆貶不報富民陳氏女選入宮將以為后偕復上疏諫止

王太尉薦寇準事文類聚

宋太尉王旦薦寇準為相準數短太尉于上前而太尉專稱其長宋真宗一日謂太尉曰卿雖稱其美彼專談卿惡太尉曰理固當然臣在相位久政事闕失必多準對陛下無所隱益見其

忠直此臣所以重準也上由是益賢太尉

田天錫極言治體事文類聚

宋田錫天資骨鯁宋白舉直言極諫公對事奏經史中治體之要二十篇真宗手詔褒獎拜御史知雜事遷諫議大夫真宗見之色必莊嚴常自謂曰此朕之汲黯也

蔡齊正言宋史

蔡齊字子思仁宗時為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章獻皇太后崩遺詔以楊太妃為皇太后同裁制軍國事閣門趣百官賀齊使臺吏毋追班乃入白執政曰上春秋富習知天下情偽今始親政事豈宜使女后相踵稱制乎遂罷預政

唐介進言宋史

唐介仁宗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勞之

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以累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員外郎治平四年召為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絲左右言也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主亦非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矣

張昇不擇言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時知開封府內侍楊懷敏夜直禁中而衛士為變皆極論之昇性質樸不善擇言至斥張貴妃為一婦人謂懷敏得志將不減劉季述仁宗讀之不懌以語陳升之升之曰此忠直之言不激切則聖意不可回矣帝乃解

包拯言正儲位宋史

包拯仁宗時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陛下持久不決何也仁宗曰卿欲誰立拯曰臣不才備位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也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年七十且無子非邀福者帝喜曰徐當議之

張昇孤立宋史

張昇字杲卿仁宗至和二年兼侍讀拜御史中丞劉沆在相位以御史范師道趙沔嘗攻其惡陰欲出之昇曰天子耳目之官柰何用宰相怒而斥上章力爭之沆竟罷去帝見昇指切時事無所避謂曰卿孤立乃能如是對曰臣仰託聖主致位侍從是為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為如陛下乃孤立爾帝為之感動

李端愿言毀譽之故宋史

李端愿字公謹以穆獻公主恩七歲授如京副使四遷為恩州團練使仁宗以歲旱御便殿慮囚放宮女端愿上疏謂縱釋有罪小人之幸放宮女為宦者專制反失所歸何以弭災變累進知襄郢二州本路轉運使獻羨財數十萬被賞端愿言常賦三折其民不堪即上其事帝怒奪轉運使移廬州富弼謂曰肥上之政何以減於襄陽端愿曰初官喜事飾厨傳以干名則譽者至更事既久知抑豪彊制猾吏故毀隨之弼深然其言

滕元發自訟宋史

滕元發在神宗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神宗知其誠盡事無巨細人無親疎輒皆問之元發隨事解答不少嫌隱後歷齊鄧二州會婦黨李逢為逆或因以擠之黜為池州

未行改安州流落且十歲猶以前過貶居筠州或以為復有後命元發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遂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日聞神宗覽之惻然即以為湖州

王回忠直見黜宋史

王回字景深第進士哲宗時知鹿邑縣入為宗正寺簿元符中葉祖洽薦為睦親宅講書與鄒浩友善皇后劉氏立浩將論之密告回回曰事寧有大於此者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遷人莫敢顧回歛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安其母邏者以聞逮詔獄衆為之懼回居之晏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即徒步出都門行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

祖洽亦坐黜

韓世忠流涕極言宋史

韓世忠字良臣初徽宗以功遷左武大夫果州團練使高宗時改潭國公世忠性戇直勇敢忠義事關廟社必流涕極言岳飛冤獄舉朝無敢出一語世忠獨撰秦檜怒語在檜傳又抵排和議觸檜尤多或勸止之世忠曰今畏禍苟同他日瞑目豈可受鐵杖於太祖殿下

陳東率衆奏復李綱宋史

欽宗靖康元年二月戊戌罷李綱以謝金人太學諸生陳東等及都民數萬人伏闕上書請復用李綱及种師道且言李邦彥等疾綱恐其成功罷綱正墮金人之計會邦彥入朝衆數其罪而罵吳敏傳宣衆不退遂過登聞鼓山呼動地殿帥王宗濬恐